

●半个世界的戏剧都搬来了

很难用一个词形容，在10月30日乌镇戏剧节开幕以后，这里的人们是如何癫狂的。

投资4个多亿建造的乌镇大剧院和由百年历史建筑群翻建的六个小剧场中，轮番上演着10余部经典话剧。但这还不足以“填饱”需求，门票在戏剧节开幕前就被抢光了。

韩国女性独角戏《墙壁中的精灵》主角金星女在采访中惊叹，完全没有料到中国这么一个小地方，会有这么多的观众！

深夜档戏剧《女仆》的剧场里也坐满了人，没买到票的观众就通过剧场外的一个电视屏幕看“默片”，直到整场演完。

除了剧场里的“高大上”，古镇街头，国内外300个艺术团体献演了1500场演出。有演员花半个小时表演“脱毛衣”，还有90多岁的舞者表演戏剧“活化石”——侗族傩戏《咚咚推》。

60多岁的茶馆老板孙阿凤还从未见过外国人踩高跷，于是跟着游客一块“拍手”，忘记了生意。

她说，过去在乌镇，人们听的是越剧、黄梅戏或评书。如今，戏剧节把半个世界的戏剧都搬了过来，有“白娘子”，也有“莎士比亚”，有“华尔兹”，也有“北京腔调”。

其实，深秋的乌镇，潮湿阴冷，并不是接待旅客的最佳时节。

戏剧节开幕当天，便下了大雨。开幕大戏《青蛇》的演员们，水鞋里灌满了水，还要往水里摔。很多男演员哭了，导演田沁鑫也喊哑了嗓子。

不过，2500多名观众却看得入戏，似乎把整个乌镇的山水楼台、风雨雷电都当作了实景表演。

《青蛇》连演了3天，雨就下了3天，第4天不演了，天也放晴了。于是，有口耳相传：这也是剧情需要。

这一次，戏剧节里的人们真的有些痴迷了。

乌镇“入戏”了

商业捧红的戏剧节能走多远



B05

编辑：陈朋
美编：石岩
星期日

文艺动静

组版：继红



戏剧节期间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爱好者来到乌镇，展示自己的作品。(资料片)

●戏剧大佬们的集体“逃离”

远离“北上广”这些戏剧高地，很多人将乌镇戏剧节的意外成功，归因于田沁鑫、赖川声、孟京辉、黄磊、陈丹青等戏剧界大佬的鼎力相助。

但孟京辉不这么想。在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上，他担任艺术总监。

“人们来到古镇，有一种逃避的感觉。其实，戏剧也是一种逃避，是对日常琐碎生活的逃避。”孟京辉说。

最能理解这种“逃”的，是田沁鑫。

2014年乌镇戏剧节开幕前夕，她在乌镇的工作室开张了。与其说是工作室，倒不如说是一个供人休养的禅房。

“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，出门像是穿越到宋明，到家又像回到了现代。这里与大都市的气质不同，我喜欢这种空间维度，很亲切。”田沁鑫说。

当然，田沁鑫并没有休养，她带来了大戏《青蛇》。

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没想过逃，他想让戏剧突破“北上广”。这位被BBC称为“最顶尖的中文剧作家”，一直想创办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戏剧盛典。

要排一场没有限制、没有羁绊、没有铜臭味的理想好戏，并不容易。没想到，在乌镇——一个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江南小镇，赖声川的梦想实现了。

其实，这些戏剧界大佬选择乌镇不无道理。在今年乌镇戏剧节火爆举办的同时，连续举办7年的北京青年戏剧节因为资金不足，开场锣鼓不敲了。节目总监邵泽辉坦言，剧目数量和往年相比减少，这和资金、资源短缺有关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《印象刘三姐》、《宋城千古情》等大型文艺展演却借助旅游景区的人气赚足了票房。

于是，当导演黄磊与乌镇商人陈向宏共同发起乌镇戏剧节时，众大佬们便不谋而合地来了。

●“造梦者”——商人陈向宏

把商业与戏剧、艺术家与乌镇联系在一起的，是一个名叫陈向宏的乌镇人。在艺术家们的种种美梦中，有着政府背景的陈向宏正是那个“造梦者”。

去年投了5亿多元交了戏剧节的学费，陈向宏坦言，乌镇戏剧节是一个梦，圆了戏剧人的梦，也圆了乌镇的梦。

而他自己，也有梦想。

陈向宏曾强调，戏剧节不是乌镇的未来，大剧院、木心美术馆都只是计划的一部分，他希望乌镇的孩子从小就能接触到国际级的戏剧、美术。

但想实现这个梦，并不容易。

这些年，伴随着我国的城镇化建设，“文化热”回潮。两部《非诚勿扰》捧红了三亚和日本北海道，今年，黄渤与徐峥又操着满口粗话，到大理洱海寻找艳遇。而云南的丽江、西双版纳，山东的台儿庄，湖南的凤凰，江西的景德镇，都在排队等待走进人们的视野。

对这种商业主导艺术的做法，陈向宏别无选择。他跟了风，投了5个多亿，却给了一场戏剧节。

让艺术家们感动的是，在这里，没有复杂的机构，没有指派和领导，只有一群艺术家围坐一起商量——在这里，艺术家是自由的。

对此，田沁鑫很开心：“在自己的地盘上坐着，有山有水，还有话语权，只要在艺术上提出想法，就有人来落实。”她说，乌镇是把它自己交给艺术家了。

“我很钦佩陈先生的艺术情怀，他没有太多商业方面的考虑，而是依照乌镇的文化色彩顺势而为。”田沁鑫赞赏道。

不仅如此，乌镇还将晚年旅居美国的木心接回故乡养老。对此，一向苛刻的陈丹青也对乌镇戏剧节的主办方大加赞赏。

于是，当乌镇戏剧节启幕时，田沁鑫笑谈，这是艺术家们合办的一出大戏，是给集中于此的全国观众“文化扶贫”。

而乌镇的百姓也在感受着某种变化。

过去，当乌镇还是桐乡市经济倒数第一的没落小镇时，孙阿凤们习惯问远方归来的人们，外面是什么样的。如今，凤姑也有了小骄傲：“明星们喜欢听我们‘吹牛’，讲乌镇的历史，说这里的家乡话。”

●曲终人散的下一秒

11月9日，为期11天的乌镇戏剧节闭幕。随后，这里的戏剧魅影被世界互联网大会的IT情怀所替代。

有人想问，乌镇戏剧节真的火了吗？还有人想知道，乌镇戏剧节有没有回头客？

“你觉得乌镇艺术节火吗？”

“我都不好意思去！”

作为当代芭蕾舞剧《金瓶梅》的制片人，连续10年参加香港艺术节的韩江并不看好同行们的这次尝试。他认为，乌镇戏剧节的作品质量整体不高，观众不全是戏迷，还有一部分游客。

“一个戏剧节火了，却不是因为戏剧本身好。”韩江说，很多戏剧节，观众是为作品而来的；但有些戏剧节，观众是否权当一次旅游？

他担心，被旅游裹挟的戏剧会让人们感觉，戏剧只是旅游的副产品，人们只需来一次“戏剧节一日游”，而不必再进剧场了。

而对于乌镇能否长久“呵护”戏剧发展，艺术家们也不确定。

今年戏剧节上，田沁鑫为了《青蛇》搭建舞台，费了很多心血。但演出结束，这个舞台就要被拆掉了。

其实，乌镇戏剧节不可能只是一场单纯的戏剧盛会。“金主”陈向宏也不会只青睐戏剧。

不过，田沁鑫还是看到了好的一面。她说，在经济繁荣、文化大发展的时代，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戏剧，而乌镇戏剧节的火爆就是明证。

“但造梦不是妄想，而是要贴合实际。不是功利，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土壤。只有这样，戏剧节才能持续走下去。”从这一点上说，田沁鑫认为，乌镇戏剧节还是一个“婴儿”。

但乌镇戏剧节毕竟迈出了这一步。因演出而错过戏剧节的《狂人日记》导演李建军坦言，今年业内很多人去了乌镇，他也期待参加。

孙阿凤的茶馆也在等待下一拨“文化人”的到来。